

海上丝绸之路与汉语闽南方言 在东南亚一带的传播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闽南方言音系个案研究

马重奇

[提要] 本文旨在探讨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大陆闽南音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传播及其动态演变概况。文中着重对新加坡闽南音系与福建厦门、漳州、泉州闽南音系进行历史比较研究，马来西亚新山潮州闽南音系与粤东潮州闽南音系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最后探讨闽南音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动态变化及其原因。

[关键词] 闽南音系；新加坡闽南话；新山潮州话；动态变化；探讨原因

中图分类号：H1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1—017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动态比较研究”(10ZD&1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重奇，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文学院特聘教授。福建 福州 350007

一、闽南人移民海外的概况

闽人的海外移民早在宋代就已开始。《宋史·外国列传》载：“咸平五年(1002)，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干道七年(1071)，闽人有浮海之吉阳军者，风泊其舟抵占城(今越南中部)，其国方与真腊战，皆乘大象，胜负不能决。闽人教其王当习骑射以胜之，王大悦。”又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留强之终身。”《夷坚志》也载：“泉州人王元懋，少时只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尽能晓习。常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通蕃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高丽史》也载，泉州人萧宗明作高丽国权知阁门抵侯，福州人胡宗旦作权直翰林院。

《明史》也有记载，如：“吕宋(指菲律宾)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又如：“婆罗，又名文莱……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还有：“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璉作乱，官军已极克复。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者，见璉列肆为蕃船长，漳泉人多附之。”郑和下西洋，随行

者马欢、费信、巩珍所撰著作也记有诸多类似例子。如马欢《瀛涯胜览》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郑成功部将杨彦迪、陈上川等人率众3000余人逃亡安南(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这些逃亡者及其后裔自称“明乡人”。又如明时海上武装势力首领林道干在遭到官军的清剿后，率众逃往越南、柬埔寨，林道干就是泉州人。

流传海外的闽南方言除港澳数十万人之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锡兰等使用闽南方言的华人约有1500万人。因此，有关海外闽方言研究的著作也十分丰硕。如在新加坡1403至1511年间发行的《满刺加国译语》，用闽南方言汉字音译马来文，共收闽南方言词482条。光绪三年(1877)，泉州籍林衡南著罗马字注释本《通夷新语》，光绪九年(1883)，林衡南编著、李清辉校正本《华夷通语》，均在新加坡古友轩印刷馆发行。光绪十五年(1889)，新加坡集文斋出版发行林采达著的《通语》，收集以闽南方言词为主的汉语借词500个。佚名《巫来油通语》，厦门会文堂1923年发行，星洲正兴书画公

司、新马南洋同胞社 1926 年再版;陈妙华《马来语外来语词典》、杨贵谊《马来语大词典》均收集了数百个闽南方言借词。东南亚一带还出现了许多由英语、荷兰语和闽南语编写的双语词典,如台湾省图书馆南洋资料室藏有巴达维亚版的《厦门荷兰语对译词典》,就是通行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双语词典。此外还有荷兰施莱格《荷华文语类参》,美国高德《汉英潮州方言字典》,恩尼斯特·梯伯逊《厦门方言英汉对照袖珍字典》,蒋克秋撰《英厦注音新辞典》等。

据官方统计,马来西亚统计局 2016 年数据显示,总人口 3166.07 万。以族群来看,土著(马来人及原住民)共 1948.36 万(61.54%)、华裔共 664.8 万(21.00%)、印裔共 199.2 万(6.29%),其他人口 28.14 万(0.89%),非国民 325.56 万(10.28%)^①。他们所使用的华语,主要有来自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一带的闽南话,还有福州话、莆田话、海南闽语、广东粤语、客家话、潮州话、广西粤语等。新加坡目前总人口 561 万(2017 年 6 月),主要以 4 大族群来区分:华人占了人口的 74.2%,还有马来族(13.3%)、印度裔(9.1%)和欧亚裔/混血(3.4%)等公民。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 4 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莆仙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还有峇峇、娘惹等^②。

新加坡华人所说的闽南话,主要是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先后从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的移民带来的。因此,新加坡闽南话特点与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的闽南话大同小异。周长楫、周清海合著《新加坡闽南话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记载新加坡闽南话声韵调系统。陈晓锦著《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记载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语音系统。本文主要着重将新加坡闽南话音系与福建厦、漳、泉闽南话音系做历史比较,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音系与广东潮州方言音系做历史比较,以窥视它们的动态变化轨迹。索绪尔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语言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语言的共时性现象,亦即属于语言的横切面的现象,另一类属语言的历时性现象,亦即有关语言成分的历史演化的纵断面的现象。因此,我们要分出两种语言学,即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1]。运用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的方法来揭示某种事物现象的依存关系和发展变化趋势的方法,就是根据不同时期的资料进行研究的历史比较法。

二、新加坡闽南音系与福建厦门、漳州、泉州闽南音系历史比较

(一)新加坡闽南音系与清代厦门、漳州、泉州、泉州方言文献历时比较

清代福建闽南方言有三种重要的方言韵书:一是反映泉州方言韵书《汇音妙悟》(1800),该书作者是泉州府南安县人黄谦;二是反映漳州府漳浦方言韵书《汇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该书作者是东苑谢秀岚;三是反映漳泉二腔韵书《八音定诀》(厦门倍文斋活版,1875 年),作者是叶开恩。现将《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声韵调系统与厦、漳、泉三种韵书历时比较如下:

1. 声母系统历时比较

《新加坡闽南话词典》(简称“新加坡”)有 18 个声母(包括零声母),《汇音妙悟》(简称“妙悟”)、《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简称“雅俗通”)、《八音定诀》(简称“定诀”)均为传统“十五音”18 个声母^②。现比较如下:

新加坡 18	柳		边	求	去	地	颇	他	曾	入	时	英	门		语		出	喜
	l	n	p	k	kʰ	t	pʰ	tʰ	ts	dz/l	s	θ	b	m	g	ŋ	tsʰ	h
妙悟 18	柳		边	求	气	地	普	他	争	入	时	英	文		语		出	喜
	l	n	p	k	kʰ	t	pʰ	tʰ	ts	dz	s	θ	b	m	g	ŋ	tsʰ	h
雅俗通 18	柳		边	求	去	地	颇	他	曾	入	时	英	门		语		出	喜
	L	n	p	k	kʰ	t	pʰ	tʰ	ts	dz	s	θ	b	m	g	ŋ	tsʰ	h
定诀 18	柳		边	求	气	地	颇	他	曾	入	时	英	文		语		出	喜
	l	n	p	k	kʰ	t	pʰ	tʰ	ts	dz	s	θ	b	m	g	ŋ	tsʰ	h

上表可见,《新加坡闽南话词典》18 个声母,与《汇音妙悟》、《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八音定诀》“十五音”18 个声母基本上相同。柳母字在新加坡闽南话非鼻化韵和鼻化韵里分别读作[l]和[ɲ],门母字分别读作[b]和[m],语母字分别读作[g]和[ŋ]。入母字在厦、漳、泉三种韵书里也读

作[dz],新加坡闽南话既读作[dz]也读作[l]。

2. 韵母系统历时比较

《新加坡闽南话词典》88 个韵母,《汇音妙悟》有 50 个韵部 92 个韵母,《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有 50 个字母 85 个韵母,《八音定诀》有 42 个韵部 83 个韵母。现历时比较如下:

表一

新加坡	斤 un/ut	坚 ian/iat	金 im/ip	堆 ui/ui?	嘉 e/e? 嘉 ε/ε?	班 an/at	攻 ɔŋ/ɔk	乖 uai	京 eŋ/ek 京 iŋ/ik	端 uan/uat
妙悟	春 un/ut	轩 ian/iat	金 im/ip	飞 ui/ui?	——	丹 an/at	东 ɔŋ/ɔk	乖 uai	卿 iŋ/ik	川 uan/uat
雅俗通	君 un/ut	坚 ian/iat	金 im/ip	规 ui	嘉 ε/ε?	干 an/at	公 ɔŋ/ɔk	乖 uai/uai?	经 eŋ/ek	观 uan/uat
定诀	春 un/ut	边 ian/iat	深 im/ip	辉 ui/ui?	——	丹 an/at	风 ɔŋ/ɔk	歪 uai/uai?	灯 iŋ/ik	川 uan/uat

以上诸韵部,[un/ut]、[ian/iat]、[im/ip]、[ui]、[an/at]、[ɔŋ/ɔk]、[uai]、[uan/uat]等 14 个韵母是他们共有的。不同之处有:(1)《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斤部[un/ut]与《八音定诀》和《汇音妙悟》春部[un/ut]相同,但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里部分读作[un/ut],部分则读作[in/it];(2)嘉韵字在《新加坡闽南话词典》里读作[e/e?],或读作

[ε/ε?],《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里读作[ε/ε?],《八音定诀》和《汇音妙悟》里读作[e]或[a];(3)京韵字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里读作[eŋ/ek],《八音定诀》和《汇音妙悟》读作[iŋ/ik],而在《新加坡闽南话词典》里读作[eŋ/ek],或读作[iŋ/ik];(4)《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无[ui?]韵母,《汇音妙悟》和《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无[uai?]韵母。

表二

新加坡	哺 ɔ	表 iau/?	西 e/e?	恭 iɔŋ/k	高 o/o?	皆 ai	巾 in/it	姜 iaŋ/k	甘 am/ap	拖 ua/ua?
妙悟	高 ɔ	朝 iau/?	西 e/e?	宫 iɔŋ/k	玻 o/o?	呆 ai	珍 in/it	张 iaŋ/k	甘 am/ap	花 ua/ua?
雅俗通	沽 ɔu	娇 iau/?	稽 ei 伽 e/e?	恭 iɔŋ/k	高 o/o?	皆 ai	巾 in/it	姜 iaŋ/k	甘 am/ap	瓜 ua/ua?
定诀	孤 ɔ/ɔ?	朝 iau/?	西 e/e?	香 iɔŋ/k	刀 o/o?	开 ai	宾 in/it	——	三 am/ap	花 ua/ua?

以上诸韵部,[iau/iau?]、[e]、[iɔŋ/iɔk]、[o/o?]、[ai]、[in/it]、[am/ap]、[ua/ua?]等 14 个韵母是它们共有的。不同之处有:(1)哺韵字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里读作[ɔu],《八音定诀》和《汇音妙悟》读作[ɔ],在《新加坡闽南话词典》里

也读作[ɔ];(2)稽韵和伽韵字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里分别读作[ei]和[e/e?],《八音定诀》和《汇音妙悟》则将二韵合二为一,读作[e/e?],《新加坡闽南话词典》也读作[e/e?];(3)惟独《八音定诀》无[iaŋ/iak],其余韵书均此韵。

表三

新加坡	工 aŋ/ak	兼 iam/iaŋ	包 au/au? 包 ɔu/ɔu?	爹 ia/ia?	杯 ue/ue?	担 ǎ/ǎ?	蛛 u/u?	巴 a/a?	卑 i/i?	彪 iu/iu?
妙悟	江 aŋ/ak	兼 iam/iaŋ	郊 au	嗟 ia/ia?	杯 ue/ue?	忒 ǎ/ǎ?	珠 u/?	嘉 a/a?	基 i/i?	秋 iu
雅俗通	江 aŋ/ak	兼 iam/iaŋ	交 au/au?	迦 ia/ia?	桧 uei/uei?	监 ǎ/ǎ?	觚 u/u?	胶 a/a?	居 i/i?	𠂔 iu
定诀	江 aŋ/ak 万方数据	添 iam/iaŋ	敲 au/au?	遮 ia/ia?	杯 ue/ue?	三 ǎ/ǎ?	须 u/u?	佳 a/a?	诗 i/i?	秋 iu/iu?

以上诸韵部, [aŋ/ak]、[iam/iap]、[au]、[ia/iaʔ]、[ǎ/ǎʔ]、[u/uʔ]、[a/aʔ]、[i/iʔ]、[iu]等16 个韵母是他们共有的。不同之处有:(1)包韵字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八音定诀》里均读作 [au/auʔ], 而《新加坡闽南话词典》读作 [au/

auʔ], 或读作 [ɔu/ɔuʔ]; (2)《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有 [uei/ueiʔ] 韵, 其余韵书则读 [ue/ueʔ]; (3)《汇音妙悟》和《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无 [iuʔ], 其余二种文献均有此韵母。

表四

新加坡	庚 ɛ/ɛʔ	砖 uĩ	标 io/ioʔ	边 ĭ/ĭʔ	姜 iɔ	惊 iǎ/iǎʔ	官 uǎ	方 ŋ/ŋʔ	买 ǎi	姑 ɔu
妙悟	——	管 uĩ	烧 io/ioʔ	青 ĭ/ĭʔ	箱 iũ	京 iǎ	欢 uǎ	毛 ŋ/ŋʔ	𪔐 ǎi	——
雅俗通	更 ɛ/ɛʔ	裱 uĩ	茄 io/ioʔ	梔 ĭ/ĭʔ	姜 iɔ	惊 iǎ	官 uǎ	钢 ŋ	闲 ǎi	姑 ɔu
定诀	——	——	烧 io/ioʔ	青 ĭ/ĭʔ	鎗 iũ/iũʔ	京 iǎ/iǎʔ	山 uǎ/uǎʔ	庄 ŋ/ŋʔ	千 ǎi/ǎiʔ	——

以上 10 个韵部, [io/ioʔ]、[ĭ/ĭʔ]、[iǎ]、[uǎ]、[ŋ]、[ǎi]等 8 个韵母是他们共有的。不同之处有:(1)更韵字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里读作 [ɛ/ɛʔ], 《八音定诀》和《汇音妙悟》里均读作 [ĭ/ĭʔ], 而《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则读作 [ɛ/ɛʔ]; (2)惟独《八音定诀》无 [u ĭ] 韵母, 其余文献均有此韵母;(3)姜韵字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里读作 [i ɔ], 《八音定诀》和《汇音妙悟》里均读作 [iũ], 而《新加坡闽南话词典》与《汇集雅俗通十

五音》相同, 读作 [i ɔ]; (4)惟独《八音定诀》和《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有 [iǎ/iǎʔ] 韵母, 其余二种文献只有 [iǎ] 韵母;(5)惟独《八音定诀》有 [uǎ/uǎʔ] 和 [ǎi/ǎiʔ] 韵母, 其余三种文献均只有 [uǎ] 和 [ǎi]; (6)惟独《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无 [ŋʔ] 韵母, 其余三种文献均有 [ŋ/ŋʔ]; (7)《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有 [ɔu],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有 [ɔu], 《汇音妙悟》和《八音定诀》则无。

表五

新加坡	姆 m/mʔ	光 uaŋ	关 uǎi	妹 uẽ/uẽʔ	猫 iǎu/iǎuʔ	——	脑 ǎu/ǎuʔ	毛 ɔ/ɔʔ	香 iũ	猪 w
妙悟	梅 m	风 uaŋ/uak	关 uǎi/uǎiʔ	——	猫 iǎu	箴 ɔm/ɔp	嚙 ǎu	莪 ɔ	箱 iũ	居 w
雅俗通	姆 m	光 uaŋ/uak	𪔐 uǎi/uǎiʔ	糜 uẽi/uẽiʔ	嚙 iǎu/iǎuʔ	箴 ɔm/ɔp	爻 ǎu	扛 ɔ/ɔʔ	牛 iũ	——
定诀	不 m	——	——	——	超 iǎu/iǎuʔ	——	乐 ǎu/ǎuʔ	毛 ɔ/ɔʔ	鎗 iũ/iũʔ	书 w/wʔ

以上 10 个韵部, [m]、[iǎu]、[ǎu]、[ɔ]、[iũ]等 5 个韵母是他们共有的。不同之处有:(1)惟独《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有 [mʔ] 韵母, 其余三种韵书均无此韵母;(2)《八音定诀》无 [uaŋ/uak]、[uǎi/uǎiʔ] 韵母, 其余韵书均有此韵母;(3)《八音定诀》和《汇音妙悟》无 [uẽ/uẽʔ] 韵部, 《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则有;(4)箴韵字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里

读作 [ɔm/ɔp], 《汇音妙悟》则读作 [ɔm/ɔp], 而《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只有 [im/ip] 而无 [ɔm/ɔp] 和 [ɔm/ɔp]; (5)《八音定诀》有 [iũ/iũʔ] 韵母, 其余均只有 [iũ] 韵母;(6)《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汇音妙悟》均有 [w], 《八音定诀》有 [w/wʔ], 《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则无此韵母。

表六

新加坡	恩 ɔn	——	科 ɔ/ɔʔ	——	——
妙悟	恩 ɔn/ɔt	生 ɔŋ/ɔk	科 ɔ/ɔʔ	鸡 ɔe/ɔeʔ	钩 ɔu
雅俗通	——	——	——	——	——
定诀	——	——	飞 ɔ/ɔʔ	梅 ɔe/ɔeʔ	——

以上 5 个韵部,不同之处有:(1)《汇音妙悟》有[ən/ət]韵母,《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和《八音定诀》则无此韵母,《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有[ən]而无[ət]韵母;(2)惟独《汇音妙悟》有[əŋ/ək]韵母,其余韵书均无此韵母;(3)《八音定诀》、《汇音妙悟》和《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均有[ə/əʔ]韵母,《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均无此韵部;(4)惟独《八音

定诀》和《汇音妙悟》有[əe/əe]韵部,其余韵书均无此韵部;(5)惟独《汇音妙悟》有[əu]韵母,其余韵书均无此韵母。

3. 声调系统比较

《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有 8 个声调,《汇音妙悟》和《八音定诀》也有 8 个声调,《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只有 7 个声调。请看以下比较表:

新加坡	阴平 44/33	阴上 42	阴去 21	阴入 32	阳平 24	阳上 22	阳去 22	阳入 43/4
妙悟	阴平 𪛗	阴上 𪛘	阴去 嫩	阴入 讷	阳平 伦	阳上 𪛚	阳去 论	阳入 律
雅俗通	上平 君	上上 滚	上去 棍	上入 骨	下平 群	同上上	下去 郡	下入 滑
定诀	阴平 𪛗	阴上 𪛘	阴去 嫩	阴入 秃	阳平 伦	阳上 𪛚	阳去 论	阳入 律

上表可见,《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有 8 个声调,《汇音妙悟》和《八音定诀》也是 8 个声调,惟独《汇集雅俗通十五音》7 个声调。

(二)新加坡闽南方音与现代厦门、漳州、泉州方言文献共时比较

现将新加坡闽南方言与厦、漳、泉闽南方言比较如下:

1. 声母系统比较

上文谈过,新加坡闽南方言声母与清代厦漳泉三种方言韵书“传统十五音”相同,但与现代厦漳泉方言系统比较,最大差别在于“入母”字,漳州仍读作[dz],泉州、厦门已经演变为[l],新加坡闽南方言多数读作[dz],少数读作[l]。

阴声韵	i	u	e	ɛ	a	ia	ua	ɔ	ə	o	io	iu	ui	ai	uai	au	ɔu	iau	ue	u
新加坡	+	+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市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	+	+	+	-	+	+	+	+	+	+	+	+	+	+	+	+	-	+	+	+
漳州市	+	+	+	+	+	+	+	+	-	+	+	+	+	+	+	+	-	+	+	-

上表中 i、u、e、a、ia、ua、ɔ、o、io、iu、ui、ai、uai、au、iau、ue 等 16 个韵母是 4 个方言点均有的,差异之处有:(1)新加坡闽南话与漳州话均有[ɛ]韵母,厦门话、泉州话均无此韵,可见新加坡闽南话仍保留着古漳州音[ɛ]韵母。(2)新加坡闽南话与泉州话一样有[ə]和[u]韵母,厦门话、漳州话

2. 韵母系统比较

新加坡有韵母 91 个,其中开尾和 -i、-u 尾韵 20 个,鼻尾韵 16 个,鼻化韵 15 个,入声韵 38 个,声化韵 2 个;厦门有韵母 82 个,其中开尾和 -i、-u 尾韵 16 个,鼻尾韵 13 个,鼻化韵 12 个,入声韵 39 个,声化韵 2 个;泉州有韵母 88 个,其中开尾和 -i、-u 尾韵 18 个,鼻尾韵 15 个,鼻化韵 11 个,入声韵 42 个,声化韵 2 个;漳州有韵母 85 个,其中开尾和 -i、-u 尾韵 17 个,鼻尾韵 15 个,鼻化韵 14 个,入声韵 37 个,声化韵 2 个。具体情况比较如下:

(1)开尾和 -i、-u 尾韵

均无此韵,可见新加坡闽南话仍保留着古泉州音[ə]和[u]韵母。(3)新加坡闽南话有[ɔu]韵,厦门话、泉州话、漳州话均无此韵,但漳州地区平和、漳浦、诏安则有此韵母,可见新加坡闽南话仍保留着古漳州部分县的[ɔu]韵母。

(2)鼻尾韵

鼻尾韵	im	am	iam	ɔm	əɱ	ən	in	un	an	ian	uan	eŋ	iŋ	aŋ	iaŋ	ɔŋ	iɔŋ	uaŋ
新加坡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市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	+	+	+	-	+	-	+	+	+	+	+	-	+	+	+	+	+	+
漳州市	万方数据	+	+	+	+	-	-	+	+	+	+	-	+	+	+	+	+	+

上表中 im、am、iam、in、un、an、ian、uan、iŋ、aŋ、iaŋ、ɔŋ、iɔŋ 等 13 个韵母是 4 个方言点均有的,差异之处有:(1)只有漳州话有[ɔm]韵,新加坡闽南话、厦门话、泉州话均无此韵;只有泉州话有[əɱ]韵,新加坡闽南话、厦门话、漳州话均无此韵。(2)新加坡闽南话有[ən]韵母,厦门话、泉州话、漳州话均无此韵;泉州地区南安、惠安、永春、德化诸方言仍有此韵母,可见新加坡闽南话仍保留着古泉

鼻化韵	ĩ	ẽ	ueĩ	ã	iã	uã	õ	iõ	iũ	uĩ	ãi	uãi	ãu	õu	iãu	ẽ
新加坡	+	+	+	+	+	+	+	+	+	+	+	+	+	+	+	-
厦门市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	+	+	-	+	+	+	+	-	+	+	+	+	-	-	+	-
漳州市	+	-	+	+	+	+	+	+	+	+	+	+	+	-	+	+

上表中 ĩ、ã、iã、uã、õ、iũ、uĩ、ãi、uãi、iãu 等 10 个韵母是 4 个方言点均有的,差异之处有:(1)新加坡闽南话与厦门话、泉州话一样有[ẽ]韵,惟独漳州话无此韵。(2)新加坡闽南话和漳州话有[ueĩ]韵母,厦门、泉州均无此韵母。(3)惟独新加坡闽南话有[õu]韵母,厦门、漳州、泉州三个方言点均无此韵母,惟独漳州地区平和、漳浦、东山均

入声韵	iʔ	uʔ	eʔ	ueʔ	aʔ	iaʔ	uaʔ	ɔʔ	ɔʔ	oʔ	ioʔ	iuʔ	uaiʔ	auʔ	iauʔ	uiʔ	uʔ	ɛʔ
新加坡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市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	+	+	+	+	+	+	+	+	+	+	+	+	-	+	+	+	+	-
漳州市	+	+	+	+	+	+	+	+	-	+	+	+	-	+	+	-	-	+

上表中 iʔ、uʔ、eʔ、ueʔ、aʔ、iaʔ、uaʔ、oʔ、ioʔ、iuʔ、auʔ、iauʔ 等 12 个韵母是 4 个方言点均有的,差异之处有:(1)新加坡闽南话无[ɔʔ]韵母,厦门、泉州、漳州三个方言点均有此韵母;(2)新加坡闽南话与泉州均有[ɔʔ]韵母,厦门、漳州两个方言

入声韵	ĩ ʔ	iũ ʔ	uĩ ʔ	ã ʔ	iã ʔ	õ ʔ	ẽ ʔ	ɛ ʔ	ueĩ ʔ	ãi ʔ	uãi ʔ	ãu ʔ	iãu ʔ	m ʔ	ŋ ʔ
新加坡	+	-	-	+	+	+	+	-	+	-	-	+	+	+	+
厦门市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	+	+	+	+	+	+	+	-	-	+	+	+	+	+	+
漳州市	+	-	-	+	+	+	-	+	+	-	-	+	+	+	+

上表中 ĩ ʔ、ã ʔ、iã ʔ、õ ʔ、ãu ʔ、iãu ʔ、m ʔ、ŋ ʔ 等 8 个韵母是 4 个方言点共有的。差异之处有:(1)只有泉州有[ĩ ʔ]、[ui ʔ]两个韵母,新加坡闽南话与

州音[ən]。(3)只有新加坡闽南话有[eŋ]韵母,厦门话、泉州话、漳州话均无此韵;不过现代漳州地区长泰、平和、云霄、东山、诏安以及泉州地区惠安、粤东潮汕诸方言均有此韵母。(4)新加坡与泉州话、漳州话均有[uaŋ]韵,惟独厦门话无此韵;现代厦门同安、金门均有此韵母。

(3)鼻化韵

有此韵母。(4)新加坡闽南话与漳州话均有[iõ]韵母,厦门话、泉州话均无此韵。(5)惟独泉州话无[uũ]韵,新加坡、漳州、厦门均有此韵母;其实泉州地区晋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以及龙岩、潮汕方言均有此韵母。(6)惟独漳州话有[ẽ]韵,新加坡闽南话和厦门话、泉州话均无此韵母。

(4)收-ʔ、-p、-t、-k 塞尾韵

点均无此韵母;(3)惟独厦门话有[uaiʔ]韵母,其余三个方言点均无此韵母;(4)漳州话无[uiʔ]韵母,其余三个方言点均有此韵母;(5)只有泉州话有[uʔ]韵母,其余三个方言点均无此韵;(6)只有漳州话有[ɛʔ]韵母,其余三个方言点均无此韵。

厦门话、漳州话均无此韵母。(2)新加坡闽南话与厦门话、泉州话均有[ẽ]韵母,惟独漳州话无此韵。(3)惟独漳州话有[ẽʔ]韵母,新加坡闽南话与厦

门话、泉州话均无此韵母。(4)新加坡闽南话与厦门话、漳州话均有[ueʔ]韵母,泉州话则无此韵母;(5)惟独泉州话有[a iʔ]韵,其余三个方言点均无

此韵母。(6)新加坡闽南话与漳州话均无[ua iʔ]韵母,厦门话、泉州话均有此韵母。

入声韵	ip	ap	iap	ɔp	it	ut	at	iat	uat	ik	ek	ak	iak	ɔk	ɪk
新加坡	+	+	+	-	+	+	+	+	+	+	+	+	+	+	+
厦门市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	+	+	+	-	+	+	+	+	+	+	-	+	+	+	+
漳州市	+	+	+	+	+	+	+	+	+	+	-	+	+	+	+

上表中 ip、ap、iap、it、ut、at、iat、uat、ik、ak、iak、ɔk、ɪk 等 13 个韵母是 4 个方言点均有的。差异之处有:(1)只有漳州话有[ɔp]韵,其余三个方言点均无此韵。(2)惟独新加坡有[ek],而厦门、泉

州、漳州无此韵;其实,漳州地区长泰、平和、漳浦、云霄、东山、诏安以及潮汕方言均有此韵母。

(5)声化韵

声化韵	m	ŋ	声化韵	m	ŋ
新加坡	+	+	泉州市	+	+
厦门市	+	+	漳州市	+	+

上表中 m、ŋ 等 2 个声化韵母是 4 个方言点均有的。

3. 声调系统比较

《新加坡闽南话词典》8 个单字调,平上去入

各分阴阳;现代漳州话和厦门话亦均有 7 个声调,平去入各分阴阳,上声独成一类;泉州话有 7 个声调,平上入各分阴阳,去声独成一类。请看下表:

新加坡 闽南话	阴平 44/33	阳平 24	阴上 42	阳上 22	阴去 21	阳去 22	阴入 32	阳入 43/4
					去声 31			
厦门话	阴平 55	阳平 35	上声 53		阴去 21	阳去 11	阴入 32	阳入 5
漳州话	阴平 44	阳平 12	上声 53		阴去 21	阳去 22	阴入 32	阳入 121
泉州话	阴平 33	阳平 24	阴上 55	阳上 22	去声 41		阴入 5	阳入 24

上表可见,新加坡闽南话既保留着古泉州音 8 个声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也吸收现代泉州鲤城去不分阴阳的 7 个声调;漳州话和厦门话 7 个声调,平、去、入各分阴阳,上声自成一调;泉州话平、上、入各分阴阳,去声自成一调。新加坡闽南话阴平有二读:一与漳州阴平 44 同,二与泉州阴平 33 同;新加坡闽南话阳平 24 与泉州 24 同;新加坡闽南话阴上 42 与泉州阴上 55 不同,阳上 22

与泉州阳上 22 同;新加坡闽南话阴去 21 与厦门、漳州阴去 21 同,阳去 22 与漳州阳去 22 同;新加坡闽南话去声 33 与泉州去声 41 不同;新加坡闽南话阴入 32 与厦门、漳州阴入 32 同,阳入 43 与厦漳泉均不同。

《新加坡闽南话词典》二字连读变调,与厦漳泉三个方言点二字连读变调有差异,请看下表:

新加坡 闽南话	阴平 44 > 22 33 > - - - -	阳平 24 > 21/22	阴上 42 > 44	阳上 22 > - - - -	阴去 21 > 42	阳去 22 > 21	阴入 32 > 4 (-h)32 > 42	阳入 43/4 > 21 (-h)43 > 21
厦门	55 > 11	35 > 11	53 > 55		21 > 53	11 > 21	32 > 53 (-h)32 > 5	5 > 21 (-h)5 > 21
漳州	44 > 22	12 > 22	53 > 44		21 > 53	22 > 21	32 > 53 (-h)32 > 53	121 > 21 (-h)121 > 21
泉州	33 > —	24 > 22	55 > 24	22 > —	41 > 55 41 > 22		5 > — (-h)5 > 24	24 > 22 (-h)24 > 22

上表可见,新加坡闽南话阴平有二读:一是 44 > 22,与漳州 44 > 22 同;二是 33 > - - - -,与泉州 33 > - - - - 同。新加坡闽南话阳平 24 > 22 与泉州阳平 24 > 22 同。新加坡闽南话阴上 42 > 44 与泉州 55 > 24 不同,阳上 22 > - - - - 与泉州 22 > - - - - 同。新加坡闽南话阴去 21 > 42 与厦门、漳州 21 > 53 不同,阳去 22 > 21 与漳州阳去 22 > 21 同。新加坡闽南话阴入 32 > 4、(-h)32 > 42 与厦漳泉均不同,阳入 43/4 > 21、(-h)43 > 21 与厦漳泉均不同。

击木知音 18	柳		边	求	去	地	颇	他	贞	入	时	英	文		语		出	喜
	l	n	p	k	kʰ	t	pʰ	tʰ	ts	dz	s	θ	b	m	g	ŋ	tsʰ	h
新山潮州话 18	凉	脑	平	金	溪	地	破	涂	晴	日	山	下	味	门	疑	严	柴	河
	l	n	p	k	kʰ	t	pʰ	tʰ	ts	z	s	θ	b	m	g	ŋ	tsʰ	h

上表可见,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与现代潮州方言一样,均为 18 个声母,入母[z],实际上读作[dz]。

2. 韵母系统历时比较

击木知音	1 君[uŋ/uk]	2 坚[ieŋ/iek]	3 金[im/ip]	4 规[ui/uiʔ]	5 佳[ia/iaʔ]	6 干[eŋ/ek]
新山潮州话	君[uŋ/uk]	——	阴[im/ip]	威[ui/]	野[ia/iaʔ]	——
击木知音	7 公[oŋ/ok]	8 乖[uai/uaiʔ]	9 经[eŋ/ek]	10 关[ueŋ/uek]	11 孤[ou/ouʔ]	12 骄[iou/iouʔ]
新山潮州话	公[oŋ/ok]	歪[uai]	英[eŋ/ek]	——	湖[ou]	要[iau]
击木知音	13 鸡[oi/oiʔ]	14 恭[ioŋ/iok]	15 高[o/oʔ]	16 皆[ai/aiʔ]	17 斤[iŋ/ik]	18 姜[iẽ/iẽʔ]
新山潮州话	鞋[oi]	雍[ioŋ/iok]	河[o/oʔ]	哀[ai]	新[iŋ/ik]	浆[iã/iãʔ]
击木知音	19 甘[am/ap]	20 柯[ua/uaʔ]	21 江[aŋ/ak]	22 兼[iam/iap]	23 交[au/auʔ]	24 家[e/eʔ]
新山潮州话	庵[am/ap]	娃[ua/uaʔ]	芳[aŋ/ak]	镰[iam/iap]	欧[au/auʔ]	下[e/eʔ]
击木知音	25 瓜[ue/ueʔ]	26 胶[a/aʔ]	27 龟[u/uʔ]	28 扛[xŋ/xk]	29 枝[i/iʔ]	30 鳩[iu/iuʔ]
新山潮州话	锅[ue/ueʔ]	阿[a/aʔ]	有[u/uʔ]	霜[xŋ]	伊[i/iʔ]	优[iu]
击木知音	31 官[uã/uãʔ]	32 车[w/wʔ]	33 柑[ǎ/ǎʔ]	34 更[ẽ/ẽʔ]	35 京[iã/iãʔ]	36 蕉[ie/ieʔ]
新山潮州话	旱[uã]	书[x/xʔ]	柑[ǎ]	星[ẽ]	赢[iã]	茄[io/ioʔ]
击木知音	37 姜[iaŋ/iak]	38 天[i/iʔ]	39 光[uaŋ/uak]	40 间[o i/o iʔ]	——	——
新山潮州话	央[iaŋ/iak]	圆[i]	弯[uaŋ/uak]	闲[o i]	畏[u i]	黄[ŋ]
击木知音	——	——	——	——	——	——
新山潮州话	姆[m]	爱[ǎi]	果[uãi]	好[ǎu]	——	幼[i ü]

三、马来西亚新山潮州闽南音系与粤东潮州闽南音系历史比较

(一) 马来西亚新山潮州音系与清末民初潮汕方言音系的历时比较

1. 声母系统历时比较

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19 个声母,实际上也是 18 个声母,“唇齿清擦音 f 只出现在音译的外来词中,例如: 口口 o³³ fə⁵³ 特价(英: offer)”^{[2](P.44)}。潮州方言韵书《击木知音》(1915),“十五音”18 个声母。现比较如下:

《击木知音》有 40 个韵部,80 个韵母。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69 个韵母,实际上是 68 个韵母,元音[ə]仅出现一次,例如: 口口 o³³ fə⁵³ 特价(英: offer)^{[2](P.44)}。现比较如下:

《击木知音》比马来西亚新山潮州多了 27 个韵母,即:“2 坚[ieŋ/iek]”、“6 干[ɛŋ/ɛk]”、“10 关[ueŋ/uek]”、“12 骄[iou/iouʔ]”、“18 姜[iē/iēʔ]”、“32 车[ɯ/ɯʔ]”、“36 蕉[ie/ieʔ]”、“4 规[/uiʔ]”、“8 乖[/uaiʔ]”、“11 孤[/ouʔ]”、“13 鸡[/oiʔ]”、“16 皆[/aiʔ]”、“28 扛[/ɤk]”、“30 鸠[/iuʔ]”、“31 官[/uāʔ]”、“33 柑[/āʔ]”、“34 更[/ēʔ]”、“35 京[/iāʔ]”、“38 天[/i ʔ]”、“40 间

[/o i ʔ]”;新山潮州话比《击木知音》多了 10 个韵母,即:“要[iau/]”、“浆[iō/iōʔ]”、“畏[uī]”、“黄[ŋ]”、“姆[m]”、“爱[āi]”、“果[uāi]”、“好[āu]”、“幼[i ū]”。它们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3. 声调系统历时比较

《击木知音》与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均为 8 个单字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如下表:

击木知音	阴平 知	阴上 抵	阴去 帝	阴入 滴	阳平 池	阳上 弟	阳去 地	阳入 磔
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	阴平 高 33	阴上 粉 53	阴去 训 213	阴入 忽 2	阳平 田 55	阳上 混 35	阳去 份 11	阳入 佛 5

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均为 8 个单字调,并标有调值。

(二) 马来西亚闽南音系与现代潮汕闽南音系的共时比较

1. 声母系统共时比较

根据林伦伦、陈小枫著的《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现代潮汕方言 6 个代表点均有 18 个声母。潮汕声母系统与福建厦、漳、泉闽南声母系统差不多,都继承了传统的“十五音”18 个声母。“十五音”中的“柳、文、语”三母在潮汕方言非鼻化韵母之前读作[l -、b -、g -],在潮汕方言鼻化韵母之前读作[n -、m -、ŋ -],因此就有 18 个声母。“入”母[z]在潮汕方言中带有轻微的阻塞作用,所以也有人记作[dz]。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声母系统与现代潮汕 6 个方言点相同。

2. 韵母系统共时比较

根据林伦伦、陈小枫著的《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汕头话有 84 个韵母,潮州话有 90 个韵母,澄海话有 78 个韵母,潮阳话有 86 个韵母,揭阳话有 85 个韵母,海丰话有 79 个韵母;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有 68 个韵母。现将新山潮州话韵母系统与现代潮汕 6 个方言点比较如下:

(1) 元音韵母

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与潮汕 6 个方言点共有 14 个韵母,即:a、o、e、i、u、ai、au、iu、ia、ui、ua、uai、ue、ou。不同之处:(1)潮州、汕头、澄海、揭阳均有[ɯ]韵母,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无[ɯ]韵母而有[ɤ]韵母。(2)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有[iau]韵母而无[iou]韵母,由原来潮州[iou]韵母高化为[iau];新山有[iō]韵母而无[iē]韵母,由原来潮州[iē]韵母后化为[iō]韵母。

(2) 鼻音韵母

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与潮汕 6 个方言点共有 6 个鼻音韵母:即[aŋ]、[iaŋ]、[uaŋ]、[oŋ]、[ioŋ]、[eŋ]。不同之处有:(1)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没有[om]韵母,现代潮州话有音无韵母;(2)新山潮州话没有[uam]韵母而有[uaŋ],现代潮州话有此韵母,如现代潮州话“凡/法”读作[uam/uap],而现代新山潮州话则读作[uaŋ/uaʔ],韵尾由-m 转化为-ŋ,-p 转化为-ʔ。新山没有[ieŋ]韵母而有[iaŋ]韵母,说明新山潮州话由[ieŋ]低化为[iaŋ],如现代潮州话“建/杰”读作[ieŋ/iek],而现代新山潮州话则读作[iaŋ/iaik],主要元音低化了。新山没有[ueŋ]韵母而有[uaŋ]韵母,说明新山潮州话由[ueŋ]低化为[uaŋ],如现代潮州话“权/越”读作[ieŋ/iek],而现代新山潮州话则读作[uaŋ/uak],主要元音低化了。

(3) 鼻化韵韵母/声化韵韵母

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与潮汕 6 个方言点共有 10 个鼻化韵母:即[ā]、[ē]、[ī]、[āi]、[iū]、[iā]、[uā]、[uī]、[uāi]、[uē]。不同之处有:(1)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既没有[iōu]韵母也没有[iāu]韵母,而现代潮州话有[iōu/iōuʔ]韵母;(2)新山潮州话有[iō]韵母而无[iē]韵母,而现代潮州话有[iē]韵母,例如:现代潮州话“羊”读作[iē]韵母,而现代新山潮州话则读作[iō],主要元音高化了。

(4) 入声韵(收-ʔ尾)韵母

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与潮汕 6 个方言点共有 10 个收-ʔ尾入声韵母,即[aʔ]、[oʔ]、[eʔ]、[iʔ]、[uʔ]、[iuʔ]、[iaʔ]、[ueʔ]、[auʔ]、[uaʔ]。不同之处有:(1)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无[ɯʔ]、[iuʔ]二韵母,而现代潮州话则有此二韵母;(2)新

山潮州话既无[iauʔ]、[iǎuʔ]二韵母也无[iouʔ]、[iǒuʔ]二韵母,而现代潮州话只有[iouʔ]、[iǒuʔ]二韵母;(3)新山潮州话有[ioʔ]韵母而无[ieʔ]韵母,而现代潮州话只有[ieʔ]而无[ioʔ],如新山潮州话“药”读作[ioʔ]韵母,而现代潮州话“药”读作[ieʔ],主要元音后化了。新山潮州话无[ɯʔ]、[iuʔ]、[aiʔ]、[mʔ]、[ŋʔ]、[ĩʔ]、[ẽʔ]、[ãiʔ]、[iũʔ]、[âuʔ]、[uãiʔ]诸韵母,而现代潮州话则是有音无字。

韵母	单元音	复元音	鼻音韵	声化韵	鼻化韵	入声韵	小计
新山	6	12	12	2	14	11 + 11 = 22	68
汕头	6	12	12	2	15	25 + 12 = 37	84
潮州	6	12	16	2	15	23 + 16 = 39	90
澄海	6	12	9	2	15	25 + 9 = 34	78
潮阳	5	12	14	2	15	24 + 14 = 38	86
揭阳	6	12	13	2	16	23 + 13 = 36	85
海丰	5	12	14	2	14	18 + 14 = 32	79

上表可见,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与潮汕 6 个方言点韵母多寡不一,最多 90 个,最少 68 个。差别最大是:鼻音韵最多 16 个,最少 9 个,相差 7 个;入声韵韵母最多达到 39 个,最少只有 22 个,相差 17 个。现代潮州方言有 90 个韵母,马来西亚新山

(5)入声韵(收 - p, - t, - k 尾)韵母
 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与潮汕 6 个方言点共有 6 个收 - p、- t、- k 尾入声韵母,即[ak]、[iak]、[uak]、[ok]、[iok]、[ek]。不同之处有: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无[op]、[uap]、[iek]、[uek]、[ɣk] 5 个韵母,而现代潮州话则有这些韵母。

现将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的韵母数与潮汕地区 6 个方言点韵母数统计如下:

潮州话只有 68 个,少了 22 个,这是它们最大的差别。

3. 声调系统共时比较

现代潮汕 6 个方言点均有 8 个单字调,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也是 8 个单字调,现比较如下表:

地名	声 调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新山	33	55	53	35	213	11	2	5
汕头	33	55	53	35	213	11	2	5
潮州	33	55	53	35	213	11	2	5
澄海	33	55	53	35	213	11	2	5
潮阳	33	55	53	313	31	11	2	5
揭阳	33	55	53	35	213	11	2	5
海丰	33	55	53	35	213	11	2	5

上表可见,潮汕方言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共 8 个调类。调值相同的有:阴平 33、阳平 55、阴上 53、阳去 11、阴入 2、阳入 5。差异之处有:(1)潮阳方言阳上调调值为 313,其余 5 个方言点均为 35;(2)潮阳方言阴去调调值为 31,其余 5 个方言

点均为 213。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与现代潮州方言一样,调类和调值均相同。

潮汕方言连读变调,前字变调,后字不变调。如下表:

地名	声 调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新山	33 > 33	55 > 33	53 > 24	35 > 21	213 > 53	11 > 12	2 > 24	5 > 2
汕头	33 > 23	55 > 11	53 > 35	35 > 21	213 > 55	11 > - -	2 > 5	5 > 2
潮州	33 > 23	55 > 11	53 > 23 53 > 35	35 > 21	213 > 31 213 > 53	11 > - -	2 > 3 2 > 5	5 > 2

地名	声 调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澄海	33 > 23	55 > 11	53 > 23 53 > 35	35 > 21	213 > 31 213 > 53	11 > - -	2 > 3 2 > 5	5 > 2
潮阳	33 > 23	55 > 11	53 > 31	313 > 33	31 > 55	11 > 33	2 > 5	5 > 2
揭阳	33 > 23	55 > 11	53 > 23 53 > 35	35 > 21	213 > 31 213 > 53	11 > - -	2 > 3 2 > 5	5 > 2
海丰	33 > 23	55 > 11	53 > 213 53 > 35	35 > 33	213 > 55	21 > 33	2 > 5	5 > 2

上表可见,潮汕方言连读变调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阴上、阴去和阴入 3 个阴声调类上。潮州、澄海、揭阳的连读变调有很高的一致性。汕头方言与他们的不同是,不管后字如何,变调只有一种调值,而潮州、澄海、揭阳上述阴声调类的变调都因后字的调值的高低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潮阳、海丰方言的变调较特别,变调后阳上、阳去合为一类^{[3](P.94-95)}。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二字连读变调与现代潮汕 6 个方言点有较大的不同:潮州由阴平 33 变为 23,新山潮州话阴平则不变仍读作 33;潮州由阳平 55 变为 11,新山潮州话阳平 55 变为 33;潮州阴上 53 变为 23(或 35),新山潮州话阴上 53 变为 24;潮州阴去 213 变为 31(或 53),新山潮州话阴去 213 变为 53;潮州阳去 11 不变,新山潮州话阳去变 11 变为 12;潮州阴入 2 变为 3(或 5),新山潮州话阴入 2 变为 24。只有潮州阳上 35 变为 21,新山潮州话阳上 35 亦变为 21;潮州阳入 5 变为 2,新山潮州话阳入 5 亦变为 2^{[2](P.67-69)}。

四、结论

(一)新加坡闽南方音的动态演变

就声母系统而言,新加坡闽南方言声母与清代厦漳泉三种方言韵书“传统十五音”相同,但与现代厦漳泉方言系统比较,最大差别在于“入母”字,漳州仍读作[dz],泉州、厦门已经演变为[l],新加坡闽南方言多数读作[dz],少数读作[l],既保留了漳州音的[dz]声母,也吸收了现代厦门、泉州的[l]声母。

就韵母系统而言,新加坡闽南话既保留了漳州韵母[ɛ]和漳浦韵母[ɔu]、也保留了泉州韵母[ə]和[u];新加坡闽南话既保留了泉州部分县市韵母[ən],也吸收了漳州部分县市韵母[eŋ],也保留了泉州、漳州以及同安、金门韵母[uaŋ]。新加坡闽南话既保留厦门、泉州韵母[ẽ],也吸收了漳州韵母[uẽ];新加坡闽南话既保留了漳州韵母[i ɔ̃],也保留了漳州部分县市的[ɔ̃u]韵母;新加坡闽南话还吸收了漳州、厦门以及泉州部分县市的[a ũ]韵母。新加坡闽南话保留了泉州[əʔ]韵

母,也吸收了厦门、泉州韵母[uiʔ];新加坡闽南话同时保留了厦门、泉州的韵母[ẽʔ]和厦门、漳州的[uẽ]韵母;新加坡闽南话保留了漳州部分县市[ek]韵母。

就声调系统而言,新加坡闽南话既保留着古泉州音 8 个声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也吸收现代泉州鲤城去不分阴阳的 7 个声调;漳州话和厦门话 7 个声调,平、去、入各分阴阳,上声自成一调;泉州话平、上、入各分阴阳,去声自成一调。新加坡闽南话二字连读变调

(二)马来西亚闽南方音的动态演变

就声母系统而言,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声母系统与现代潮汕 6 个方言点相同。

就韵母系统而言,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大致有以下动态变化:(1)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 6 个单元音韵母,只有[u]韵母已央化为[ɤ]韵母。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有[iau]韵母而无[iou]韵母,由原来潮州[iou]韵母高化为汕头话[iau]韵母;新山有[io]韵母而无[ie]韵母,由原来潮州[ie]韵母后化为汕头话的[io]韵母。(2)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没有鼻音韵[om]韵母,现代潮州话则有音无字;新山潮州话没有[uam]韵母而有[uaŋ],现代潮州话有此韵母,如现代潮州话“凡/法”读作[uam/uaŋ],而现代新山潮州话则读作[uaŋ/uaʔ],韵尾由 - m 转化为 - ŋ,韵尾 - p 转化为 - ʔ。新山潮州话没有[ieŋ]韵母而有[iaŋ]韵母,说明新山潮州话由[ieŋ]低化为[iaŋ],如现代潮州话“建/杰”读作[ieŋ/iek],而现代新山潮州话则读作[iaŋ/iak],主要元音低化了。新山潮州话没有[ueŋ]韵母而有[uaŋ]韵母,说明新山潮州话由[ueŋ]低化为[uaŋ],如现代潮州话“权/越”读作[ieŋ/iek],而现代新山潮州话则读作[uaŋ/uak],主要元音低化了。(3)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既没有鼻化韵[iōu]韵母也没有[iāu]韵母,而现代潮州话有[iōu/iōuʔ]韵母;新山潮州话有[iō]韵母而无[iẽ]韵母,而现代潮州话有[iẽ]韵母,如现代潮州话“羊”读作[iẽ]韵母,而现代新山

潮州话则读作[iō],主要元音高化了。(4)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无塞音韵母[ʋʔ]、[iuʔ]二韵母,而现代潮州话则有此二韵母;新山潮州话既无[iauʔ]、[iāuʔ]二韵母也无[iouʔ]、[iōuʔ]二韵母,而现代潮州话只有[iouʔ]、[iōuʔ]二韵母;新山潮州话有[ioʔ]韵母而无[ieʔ]韵母,而现代潮州话只有[ieʔ]而无[ioʔ],如现代潮州话“药”读作[ioʔ]韵母,而现代潮州话“药”读作[ieʔ],主要元音后化了。新山潮州话无[ʋʔ]、[iuʔ]、[aiʔ]、[mʔ]、[ŋʔ]、[ɿʔ]、[ēʔ]、[āiʔ]、[iũʔ]、[āuʔ]、[uāiʔ]诸韵母,而现代潮州话则是有音无字。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无[op]、[uap]、[iek]、[uek]、[ɣk]5个韵母,而现代潮州话则有此韵母。

就声调系统而言,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与现代潮汕方言一样,均为8个声调。

(三)闽南音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动态变化的原因

张兴权说,从语言发展变化的历史角度看,世界上没有所谓“纯粹的”或“纯洁的”语言。在语言发展变化的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种语言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周围语言的影响。任何现代语言都与各种邻近语言发生过接触,因而产生了借贷语言成分、兼用两种语言或转用别的语言等现象。不仅是独立的种族语言和民族语言如此,而且同一语言的方音之间也产生了接触关系;不仅是具有同一的亲缘关系的语言如此,而且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语言都是因语言接触而形成的“融合物”或者“混合物”。^{[4](P.1)}

语言接触会导致语音的变异。上文谈过,新加坡有华人、马来族、印度裔和欧亚裔四大族群。其中华人占了总人口的74.2%。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莆仙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还有峇峇、

娘惹等。语言接触导致华人语言发生变异。马来西亚也有土著(马来人及原住民)、华裔、印裔、其他人口和非国民等族群。其中华裔共664.8万(占人口总数的21.00%)。华裔主要有来自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一带的闽南话,还有福州话、莆田话、海南闽语、广东粤语、客家话、潮州话、广西粤语等。几百年来,不同族群人杂居在一起,福建厦漳泉和广大潮汕闽南话除了自身内部的演变外,还受到闽南人以外不同方言的接触和融合,必然会造成新加坡闽南话和马来西亚新山潮州话的不纯正。

总之,随着闽南人大量向省外和国外迁徙,闽南方言的流播区域就越来越大。闽人迁徙台湾省,闽南方言就在台湾省传播;闽人迁徙东南各省,闽南方言就在广东、海南、浙江等省传播;闽人移民入东南亚各国,闽南方言便在东南亚各国传播。向外传播的闽方言,主要是闽南方言,其次是客家方言和福州方言,还有莆仙方言。这些方言传播在外,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变化,但闽南方言的主要特点还是存在的。

注释:

①根据百度百科:马来西亚统计局[引用日期2017-07-11]。

②根据百度百科:《新加坡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17年6月]。

参考文献:

[1]陈晓锦.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马重奇.闽台闽南方言韵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林伦伦,陈小枫.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4]张兴权.接触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收稿日期 2018-11-25 责任编辑 申燕